

小学生欺负问题的干预研究^{*}

张文新 鞠玉翠

[摘要] 采用行动研究法在某小学进行欺负问题的干预研究,通过为期五周的干预,实验班学生上学和放学路上受欺负的比率和在学校情境中受欺负的程度显著下降,三年级的下降幅度大于五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安全感增强;教师的研究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增强和提高。

[关键词] 欺负问题;干预研究;行动研究

[作者简介] 张文新,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014);鞠玉翠,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62)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同伴欺负与侵害问题已引起许多国家的教育行政机构、学校教师和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学校欺负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挪威研究者对数万名8~16岁的中小学生调查研究发现,约15%的学生“有时”或更频繁地卷入欺负行为,其中受欺负者约占9%,欺负者约占7%。^[1]在英国,27%的小学生和10%的中学生“有时或更频繁地”受欺负;而“每周至少一次”这样频繁受欺负的儿童(严重受欺负者)在小学和中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和4%。^[2]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中小学中的欺负现象甚至更为普遍。^[3]国内的调查发现,在小学阶段,受欺负者和欺负者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2.2%和6.2%,其中,严重的受欺负者和欺负者的比例分别是13.4%和4.2%;在初中阶段,受欺负者和欺负者所占的

比例分别是12.4%和2.6%,其中,严重的受欺负者和欺负者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1%和1.5%。^[4]

大量研究表明,欺负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危害。经常受欺负通常会导致儿童情绪抑郁、注意力分散、孤独,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逃学和失眠等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自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约50%的儿童受欺负后并没有告诉家长、教师或同学,而是在沉默中承受痛苦。因此,受欺负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被学校忽视的一个庞大的群体。^[5]而对欺负者来讲,早期的社会适应不良会为以后的社会适应造成困难,导致其他类型问题行为的发生,其成年后的犯罪率也比一般人要高大四倍。^[6]欺负问题不仅会对个体产生多方面的危害,欺负现象的存在还会破坏学校的民主气氛,严重妨碍学校的道德教育的目标实现,并降低学生在学校里的安全感以及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和信心。在此意义上,对欺负问题进行干预,是学校道德教育和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儿童的攻击性与同伴侵害:发展轨迹、稳定性及性别差异”(项目批准号:30570612)、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小学生欺负问题及其干预研究”(项目批准号:DBA070073)。

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实施我们所提出的干预方案,减少学生的受欺负问题,即通过干预,建立尊重、合作、互助、安全的班级和学校环境,使学生学会积极的交往方式,以降低学校欺负的发生率,增强学生在校内外的安全感;二是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实际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学校欺负干预模式。

二、研究方法与程序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总体上采用控制组前后测设计,以学校中的自然班为单位进行干预,采取干预措施的班级作为实验班,不采取干预措施的平行班作为对照班。实验班和对照班均进行前测和后测。整个干预实验持续五周时间。

(二) 被试

选取山东省济南市区一所普通小学的三年级和五年级各三个班的学生为被试,共 354 名学生参加了实验。每个年级中有两个班作为实验班,一个班为对照班。(见表 1)

(三) 干预方法与程序

根据本研究的性质以及前期的研究结果,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法对欺负问题进行干预。干预实验的基本程序如下。

第一步,对教师进行培训。对教师的培训主

表 1 被试的年级与性别分布

	三年级		五年级		合计
	男	女	男	女	
实验班	63	55	59	56	233
对照班	36	23	34	28	121
合计	99	78	93	84	354

要包括四方面内容:(1)一般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2)关于欺负课题的有关知识;(3)行动研究法;(4)具体干预策略——头脑风暴法、自信心训练、角色扮演技术等。

第二步,培训之后,教师结合实际制定为期五周的干预计划并执行。

这项干预计划主要是班级水平的,个体水平的干预是在此框架内进行的,主要针对发生的具体欺负事件进行。

第三步,按照计划依次实施每周的干预活动。每周的干预活动都按行动研究法的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模式进行,各种干预策略贯穿干预的各阶段。(见图 1)

(四) 干预效果的评估

通过前期的问卷调查以及与教师、学生的讨论、座谈,确认学生欺负问题不仅发生于学校情境中,上学/放学路上也是欺负发生的重要场所,而且该校师生反映后者程度更为严重。为此,本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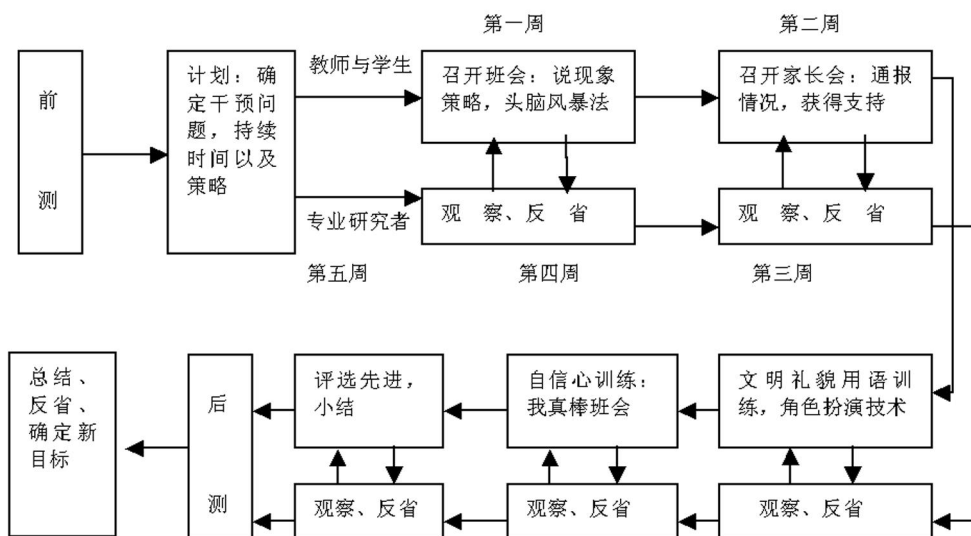


图 1 干预过程与活动安排示意图

究采用两种工具分别对上学/放学路上和学校两种情境中的欺负干预效果进行评估。考虑到问卷结构差异,将前者用于前测和后测,后者用于测查每周欺负发生情况。

1. 欺负调查问卷

问卷选取 Olweus 的欺负/受欺负问卷^[7]中的受欺负量表的部分问题,根据“上学、放学路上发生的欺负”这一具体问题加以改编,同时又增加了若干开放性问题,用于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儿童上学/放学路上的欺负进行前测和后测。

2 “我的学校生活”测查表

根据 Arora 编制的“我的学校生活”测查表^[8]改编而成,用于测查学生每周在学校情境中(不局限于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的情况。研究者和教师可以根据测查表及时了解干预期间每周学生受欺负情况,并考察干预效果的变化。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学生上学/放学路上欺负的干预效果

1. 干预前后学生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发生率的变化

经过干预,实验班上学路上受过欺负儿童的比率由前测时的 32% 下降为 14%,经常受欺负的儿童(选择 3-5 项)由 10% 下降为 5%;对照班的相应比率分别由 37% 和 11% 下降为 22% 和 5%。(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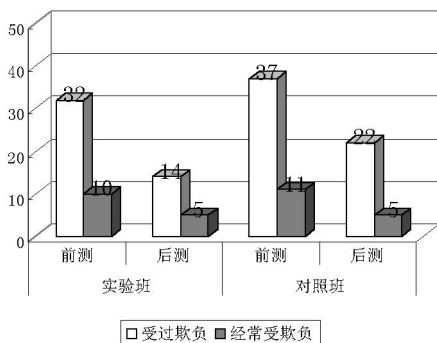


图 2 上学路上欺负发生率的变化

放学路上,实验班受欺负儿童的比率由前测时的 35% 下降为 17%,经常受欺负的儿童由 11% 下降为 7%;对照班的相应比率分别由 45% 和 10% 下降为 38% 和 9%。(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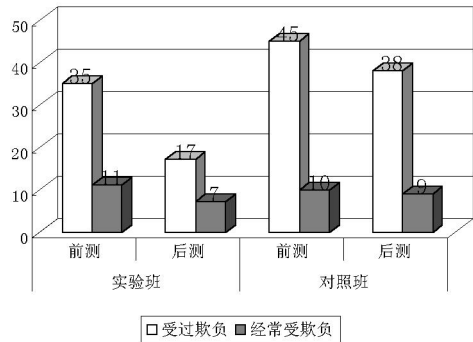


图 3 放学路上欺负发生率的变化

可见,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路上,后测时实验班和对照班儿童上受欺负的比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实验班的受欺负者比率的下降幅度更大,在上学/放学路上下降率都达到了 50% 左右。

2. 干预前后学生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程度的变化

实验班和对照班上学/放学路上前测和后测受欺负程度的得分情况见表 2。

表 2 实验班和对照班干预前后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程度的得分

	实验班				对照班			
	上学路上		放学路上		上学路上		放学路上	
	M	SD	M	SD	M	SD	M	SD
前测	1.57	1.08	1.58	1.03	1.59	1.00	1.64	0.93
后测	1.24	0.72	1.30	0.81	1.32	0.73	1.55	0.91

以学生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的程度为指标对干预效果进行进一步评估,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前测中实验班和控制班在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情况均无显著差异($t = -0.139, t = -0.486, p > 0.05$);后测时上学路上受欺负得分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不显著($t = -1.057, p > 0.05$),放学路上差异显著($t = 2.58, p < 0.05$),实验班受欺负的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班。分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前后测受欺负的得分进行相关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上学路上实验班受欺负得分后测较前测显著下降($t = 4.54, p < 0.01$);对照班也显著下降($t = 3.19, p < 0.01$);放学路上,实验班受欺负得分显著下降($t = 3.86, p < 0.01$)而对对照班下降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干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 学校情境中欺负的干预效果

干预期间,实验班在学校情境中的受欺负得分呈下降趋势,平均数由第一周的 2.21 下降到第五周的 1.96。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学生受欺负得分在周次间的变化显著 ($F = 66.67, p < 0.001$);周次与性别不存在交互作用 ($F = 1.49, p > 0.05$),周次与年级存在交互作用 ($F = 6.70, p < 0.001$)。进一步对存在显著差异的变异来源进行周次间比较,结果显示,欺负行为从第一周到第四周,相邻两周间差异显著,而第四周与第五周差异不显著;周次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周与第二周,以及第四周与第五周。第一周到第二周,三年级欺负行为下降较五年级快;第四周到第五周,三年级的欺负行为继续下降而五年级的则稍有反弹。这表明,干预取得了显著效果,且三年级的效果好于五年级的。(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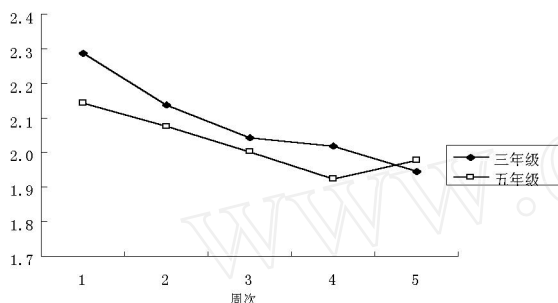


图 4 干预期间实验班受欺负的变化

(三) 学生对干预活动的感受

在回答开放题“你对这一系列测试和活动的感受”时,大部分学生写道:“受欺负者越来越少”、“欺负别人的同学少了”、“我不大受欺负了”、“班级的文明习惯越来越好”、“感到老师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校生活”、“可以诉苦”、“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感到学校和老师对受欺负的事非常重视”、“感觉不错”等。这说明干预总的来说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讨论

(一) 关于干预效果

通过为期五周的干预,实验班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受欺负状况不管在发生率(即受欺负学生的比例)还是在受欺负的程度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受欺负学生的比率减少了 50% 以上,受

欺负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降低。同时,通过实验干预,学生在校园中受欺负的程度即校园中欺负问题的严重性也有了明显下降。而且在干预过程的前 4 周中,实验班学生受欺负的程度呈持续线性下降的趋势。学生们普遍反映在学校中的安全感明显增强,班级风气更加文明,对学校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这些结果都有力地证明了干预所取得的效果。

从结果部分看,虽然对照班没有参加干预实验,但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的受欺负的比率与干预之前相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只是下降的幅度远远小于实验班;同时,对照班学生在上学路上受欺负程度的下降也达到显著水平。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实验班实验处理的扩散导致的。因为该校同年级老师在一起办公,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教室又相邻,彼此之间很容易相互影响。国外已有干预实验中也出现类似现象。^[9]

本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的效果存在年级差异,三年级较五年级效果好,即对低年级学生的干预效果好于高年级,这一结果与以往干预研究一致。一般而言,年龄越小的儿童可塑性越大,干预越容易取得效果。有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参与欺负问题的三类儿童群体某些特征会发生一些变化:在欺负事件中处于欺负者角色的儿童会越来越倾向于对自己的欺负行为进行合理化(如认为受欺负者退缩、无价值,理应受欺负),作为旁观者的儿童在目睹欺负行为发生时越来越不愿意对受欺负者提供帮助,而作为受欺负者的儿童年龄越大,在受欺负时越少寻求帮助。^[10]参与欺负事件的不同角色儿童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这些特点和对待欺负问题态度上的变化无疑会增加对年长儿童干预的难度,降低干预的实际效果。

(二) 关于本研究的方法与干预策略

本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学校中的欺负问题,因而行动研究对于本研究具有很好的适宜性。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行动研究一般具有较好的生态效度,但其内部效度不易保证。因此,有研究者对这种研究在严格性和科学性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批评。为了兼顾研究的外部效度和内部效度,我们既采用行动研究的概念框架和程序步骤,又采用了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从而结合了行动研究与实验法的优点,突破了行动研究忽视研

究内部效度的缺陷,使之在具有较高外部效度的同时,也不失严谨性、科学性和内部效度。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整体和班级小组水平上的干预策略,而针对典型的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个体水平上的干预策略使用较少。今后的研究应注意将运用各种心理治疗技术对典型的欺负者和受欺负者进行个体水平上的干预;其次,学生身处的各个社会系统(家庭、学校和同伴网络等)都会影响儿童欺负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探讨包括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各系统的整合性干预模型;另外,本研究对于干预效果的评价基于干预的即时效果,而对干预的长期效应没有进行评定,以后的研究应注意对干预的长期效果作出评定。

参考文献:

[1]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M]. Oxford: Blackwell, 1993.

[2]Whitney & Smith P K. A Survey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in Junior/ Middle and Secondary Schools[J].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3, (35).

[3]Genta M L, etc. Bullies and Victims in School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Italy[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996, (11); Rigby K & Slee P T. Bullying among Australian school Children: Reported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owards Victims[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5); Hirano K. Personal Communication[D]. Japan Bunkyo University 1991.

[4]张文新. 中小學生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J]. 心理学报, 2002, (4).

[5][10]Sharp S & Smith P. K. Tackling Bullying in Your School: a Practical Handbook for Teacher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6]Kemmis, S.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1994, (1).

[7]张文新,武建芬.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2).

[8]Arora C. M. J. Measuring Bullying with the "Life in School" Checklist [Z]. Sheffield University, Education Division. 1994.

[9]Smith P. K. & Shu Shu. What Good School Can Do about Bullying: Findings from a Survey in English Schools after a Decade of Research and Action[J]. Childhood, 2000, (2); Olweus D. Bullying/Victim Problems among School Children: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 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me[A]. Pepler & Rubin.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C].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1.

Intervention Research on Bullying of Pupils in Primary Schools

Zhang Wenxin & Ju Yucui

Abstract: Intervention research on bullying problems was conducted in a primary school adopting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program of five-week intervention for the pupils of experimental classes, the pupils' occurrence ratio of being bullied on their way to school and back home and the degree of being bullied in school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The descend range of Grade Three is bigger than that of Grade Fi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the pupils in school is reinforced; the teachers' research consciousnes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re also enhanc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problems, interven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Authors: Zhang Wenxin, Dean and tut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at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Ju Yucui, research fellow and Dr. at the 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责任编辑:金东贤]